

经典医籍析疑

《伤寒论》乃方书之祖,其方中运用甘草与其他药物相比,频率最高而居首位,占全书112方的63%。但其用甘草绝不是滥用,具有很强的辨证论治特色,对指导临床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。笔者从甘草的性味、功用、配对及相关的病因、病机,探讨《伤寒论》方用甘草的规律,以启迪读者。

一、甘草的功用及其在《伤寒论》中位置

甘草甘甜,性本温,调和诸药首为尊,通经暖胃除红肿,下气通关又壮筋。此乃对甘草性、味、功的高度概括。仲景正是掌握了甘草的特殊功用,运用于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等各病证之中,既有居之君位,发挥救危为安之功,亦有臣、佐之职,行使调和之能,达到安内攘外之绩,还具有使者之德,充分显示出引导、协作、扶助使命。甘草在《伤寒论》中先后拟用70方次之多,其中炙用者67方,生用者3方,为治疗伤寒六经(病)诸症殊建奇功。

二、《伤寒论》方用炙甘草的经验及其规律

甘草的性味、功能决定了其在辨证论治中的独特角色。因味甘性缓,炙用温补中州。《伤寒论》根据病、证、证恰当运用炙甘草组方,体现了甘草调和、制约、配对、补中的功绩。

1. 调和作用

(1) 调和诸药:调和为甘草之本能。在《伤寒论》方中比比皆是,取其有代表性的方证,如桂枝汤用炙甘草调和诸药,有安内攘外之功,故恶风、发热、汗出、头痛、脉缓之证,投之无不奏效。在小青龙汤中令药性不暴则药力周到,能入气饮互结之处而攻之。因柴胡桂枝干姜汤之诸药寒温不一,必以炙甘草和之来宣化停饮、透达郁阳。因升降失常的黄连汤证,故甘苦并

《伤寒论》方运用甘草规律探讨

415000 湖南省常德市第二中医院 吴忠文

主题词 《伤寒论》 甘草/治疗应用 甘草/药理学

投,加炙甘草协和,与人参、大枣和胃安中,协半夏达止呕之功。芍药甘草附子汤佐以甘草从中调和,使芍、附共同发挥作用,且兼顾气阴。

(2) 调和营卫:太阳主表,统辖荣卫,乃《伤寒论》所言人身最外一层,故风寒之邪外袭,太阳首当其冲。《伤寒论》第53条宜桂枝汤,其机要全在于资养胃气。方中炙甘草,既可以助桂枝调卫,又能协芍药和荣,最主要是使其胃气不弱,达到营卫之调和。又诸如桂枝加葛根汤、桂枝加附子汤、桂枝二越婢一汤、麻黄升麻汤、茯苓甘草汤中之炙甘草,均起调和营卫之作用。

(3) 调和中宫:甘草炙用,可养胃助脾,作用于中宫,能起到养、资、助、健、暖、保、和、安、培、补等功能。桂枝加厚朴汤之甘草,能和中救逆误下之治;苓桂术甘汤之甘草,则补之以甘;茯苓甘草汤之甘草,则用之和;小建中汤以炙甘草为臣,资养脾胃、生养营血,使木气疏和;桂枝去芍加蜀漆龙牡救逆汤用炙甘草,以资助中焦之气;黄芩汤用炙甘草,以和中缓其津液之下奔;黄芩加半夏汤之甘草,养胃平逆;白虎汤之甘草,乃调和中宫、补土泻火;栀子柏皮汤用炙甘草,以和胃保脾,缓苦寒之性;四逆散之炙甘草,调中缓急止痛;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,用炙甘草之甘以缓肝;理中丸用炙甘草,以坐镇中州,中气既立,则清气自升、浊气自降,而吐泻亦自平。

(4) 调和阴阳:“阳在外,阴之使也,阴在内,阳之守也”。发汗后阳从外泄、卫气不固,故汗后恶寒。芍药甘草汤佐以炙甘草,从中调和,促芍、附使阴阳和谐。但汗下后阴阳两虚,茯苓四逆以炙甘草之甘扶阳救阴。

2. 制约作用:《伤寒论》方常以炙甘草之甘缓,一以制药之悍,二乃缓证(症)之急。

(1) 制药之悍:石膏辛寒,具有解肌清热之功。仲景在白虎汤、白虎加入参汤、麻杏石甘汤、大青龙汤中,一以甘草缓寒辛苦,使无损伤脾胃之苦;二以配人参、粳米之甘以救津液之虚,抑制石膏之悍;三以甘草特救肺气之困;四是倍甘草以和中,又减石膏之苦,助清内攘外。芒硝咸寒,软坚通腑泄热。《伤寒论》方之调胃承气汤、柴胡加芒硝、桃核承气汤中,用炙甘草缓大黄、芒硝留中泄热,故谓调胃。因甘能胜咸,故甘草制芒硝。用炙甘草配人参以扶胃气,使其速下无碍胃气,一举两得。热与血结少腹,以甘草之甘缓诸药之势,俾去邪而不伤正为佐也。因风湿相搏其小便自利、大便硬,以桂枝去桂加白术汤,用甘草缓姜、附之峻;在湿热之邪无出路之身热发黄、无里实之证时,以栀子柏皮汤清之,用甘草和胃保脾,缓苦寒之性。在太少两感证中,麻黄附子甘草汤以甘草缓麻黄发汗之猛,求微汗得解;桂麻各半汤取草、枣甘缓以平麻、桂,刚柔相济,无过汗伤正之弊。在湿邪内阻、气化失宣、病深关节时,用甘草附子汤以甘草为君,缓和诸

经典医籍析疑

药,使猛烈之性缓缓发挥作用,免留后患。

(2) 缓症之急:医以反复下之,以甘草泻心汤重用甘草为君,既可以益胃之虚,又重在缓病之急;太少合病之腹泄,以黄芩汤之甘草配大枣和中,以缓其津液之下奔;少阴病因阳郁不伸、气机不宣导致四逆,出现咳、悸、腹痛,投以四逆散用甘草为君,调中缓急止痛;血虚外感风寒,气血被寒所遏产生手足厥寒、脉细欲绝,当归四逆汤调和厥阴,以甘草配大枣以缓肝。

3. 配对组方:《伤寒论》方中运用甘草与治疗主病证药物配对,以发挥其特殊功能。

(1) 救津:因服桂枝汤后大汗出、大烦渴不解,白虎加人参汤之甘草配人参、大枣,取味甘补土而生金,金者水之上源,意在救津液之虚。又在病后余热未清、气液两伤之竹叶石膏汤证,亦以人参配甘草益气生津。

(2) 补中培土:汗后心阳虚而水邪上逆之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证,佐甘草配大枣,培土以制水,达平冲降逆目的;栀子甘草豉汤证,先煮栀子、甘草,缓其苦寒,以利清虚热而除烦,但重点是补益中气,以解少气之症见;烧针发汗、心阳受损、水寒之气乘虚上冲,桂枝加桂汤散寒制肾气、平冲降逆的同时,炙甘草配桂枝补心气,以达安内攘外之功;医反下之的甘草泻心汤证,重用甘草为君以补胃,与大枣相配,则补中之力更著。

(3) 刚柔相济:病在太阳日久、表邪已微,仅以麻、桂之合方轻剂,方中芍药配草、枣之酸收甘缓,又以姜、麻、桂之辛甘发散,则发挥其刚柔相济,使小汗解邪之效。

(4) 辛甘复阳:第29条似桂枝证而误攻其表之后咽中干、烦躁

吐逆之症见,因阳虚为急,甘草配干姜以辛甘合用,重在复胃脘之阳。《伤寒论》中多次运用四逆汤,主要针对脾肾阳虚。方中,甘草得姜、附,鼓肾阳、温中寒,有水中暖土之功;姜、附得甘草,通关节、走四肢,有逐阴回阳之力。若发汗过多的桂枝甘草汤证,辛甘合用,阳气乃生、心阳得复而悸动自平;风湿相搏的桂枝附子汤证,辛甘化阳和营卫,助阳散湿。

(5) 酸甘益阴:太阳挟饮证误治伤津,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。方中,芍药配甘草酸甘益阴,得生姜、大枣,一以协和诸药,一以培养中气,使内停之水饮尽从下去。

(6) 酸甘化阴:伤寒脉浮、自汗……脚挛急误治之后得阳复,以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,使阴复,则两脚自伸;若汗后身疼痛,是营卫虚而不和,用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。方中,甘草助桂枝专行营分,辅人参滋补血脉生始之源,配芍药潜行于经脉而定痛也。误下之后阳陷于里、并于上、阴阳两伤不相顺接,用麻黄升麻汤之芍药以敛津液,配甘草以和之,咽喉可利也。

(7) 酸甘相辅:因表证未解、阳邪陷入太阴,故以太阳之桂枝汤加芍药,以阴和阳,芍药得甘草,酸甘相辅,和脾缓急止痛。

(8) 甘淡相佐:伤寒汗出而不渴,乃胃阳不足、水停中焦,茯苓甘草汤行阳以绕阴,甘草佐茯苓渗里缓中并用,是留津液以安营之用。

(9) 资助中气:病在表而以火劫汗,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牡汤以救逆,方中甘草配大枣以资助,使心阳得复、中焦水谷之精充;或既火又下之、一逆再逆之桂枝龙牡汤证,其甘草之多配桂枝辛甘,以复心阳,且资助中焦,使上下阴阳之

气交于中土而烦躁自平。邪入少阳而太阳未去之柴胡桂枝汤证,其甘草助人参以扶正驱邪。又误下之后邪陷痞结之半夏泻心汤证,甘草助参枣益气补正,一使谷气内充,又使邪不复作。见胃虚食滞之生姜泻心汤证,甘草配干姜以温里(中)寒,助参、枣以补中州之虚;又遇汗吐下后胃虚饮逆作痞之旋覆代赭汤证,以人参配甘草养正补虚,得姜、枣和脾养胃、安定中州;若伤寒外有表邪、内有淤热而发黄,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,以甘草助麻、桂发散表邪,使湿热郁蒸之邪从表而散。

三、《伤寒论》方中用生甘草
经查阅几种版本《伤寒论》,书中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之甘草,有的未注明炙用,有的注明炙用,诸家对其病机则统一认为汗后阳气外泄、脾阴虚而不运所致壅滞腹满。为此,认为该方是生用以和阳,加之人参培阳,使补之泄之则阴结散、虚满消。少阴客热咽疼、病势轻浅,特以甘草之生用消火解毒;又少阴客热致肺气不宣,投甘草桔梗汤,以生甘草甘平而和阴阳,合桔梗开达肺气,使客热自能透达而解。

讨论与体会

甘草不仅在《伤寒论》方中常用,就是历代方剂之中亦属常见。笔者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也用之普遍有序。曾治一高热人汗大渴恶寒案,用白虎汤加桂枝一剂而愈;救治一例脑危重症,以调胃承气汤两剂而转危为安;对心阴阳两虚、脉结者用炙甘草汤,而甘草先轻后重,其疗效悬殊,其中自然有甘草之功;对于实证(无虚象)、湿浊、中满及急性黄疸型肝炎等病证,从不使用甘草,以免留邪为寇。可见,临床中用好、用准甘草,必须遵循仲师的经验,掌握好《伤寒论》方中运用甘草的规律。